你的风雪归程 他的十年守望

新华社记者探访雪山深处的铁路守隧者

新华社记者邹声文、郎秋红

春节到来时，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每一条路都有默默的守望者。

长白山北麓老松岭，林海雪原最深处，连接东北三省东部广大区域的图(们)佳(木斯)线穿山而过。这里海拔1000多米，冬季气温经常低于-30℃，半年积雪，人迹罕至。

2006年，图们工务段整合，驻守这里的班组撤走，冬季需要一人值守雪山上的两个铁路隧道。领导征求意见，没人吭声。当时47岁的赵修国说："我来。"

一座雪山，一条铁路，两个隧道，他这一守，就是十多年。

隧道建于80多年前，老化严重，多处涌水，极寒中很快就凝结成冰，威胁过往列车的安全，必须及时清理。

清晨，当第一趟列车通过后，赵修国背上背包、拎上工具，离开住宿的小屋，踩着积雪向隧道进发。我们跟在他身后，一次次地掉进深深的雪窟里。他一边拉起我们一边说："今冬雪小，以前积雪经常齐腰深，更不好走……"

顶部渗出的水滴，凝成一两米的冰柱，悬挂在洞中；两侧涌出的水流，冻成数米宽的冰瀑，使隧道变窄；地面的涌水变成坚冰，一旦漫过一定高度，就会导致列车脱轨。

老赵知道自己的责任。一进隧道，他就打开头灯，忙个不停：一会儿挥舞长杆，打掉洞顶的冰柱；一会儿手持钢钎，剥落厚厚的冰瀑；一会儿抡起重重的铁镐，刨开地上坚硬的冰层……

长年在隧道劳动，老赵对脚下的铁轨太熟悉了，不用灯，也能在轨道上稳步前行；他还练就了一双异常灵敏的耳朵，仅凭听，就能知道水情和冰害。

"干是一身汗，停是一身冰。"隧道寒气逼人，刚待一会儿，我们的双脚就冻得如针扎一样疼。老赵却忙得满脸淌汗，摘下帽子、脱下棉衣，继续清理隧道里的各种冰患。寒风一吹，发上的汗水很快又结成了冰花。

忙到中午一点多，才把上午的活儿干完。在隧道里待久了，谁都会觉得憋闷，但老赵说，他喜欢隧道。因为只有干活的时候，听着涌水的流淌声、冰块的掉落声、列车进洞前的鸣笛声，他不会觉得寂寞。

老赵不怕累，怕寂寞。这里没有工友，附近林场的人十多年前都已搬走。值守隧道的第一年，他一个人在山上待了5个多月。下山后，妻子发现他话都不会说了。

12年时间，搭档换了4个，只有老赵在一直坚守。雪山上的每一朵雪花、每一棵白桦，都见证了他的寂寞深深，也见证了他的孤独守望。

有一年春节，雪下得特别大，一列火车行驶到半山坡爬不上来，列车和站台相互呼叫，但因风雪太大，信号不清，十分危险。正在隧道中除冰的赵修国从对讲机中听到了双方焦急的呼叫声，赶紧扔下手中铁镐，顶着风雪跑到附近车站报信，最后加派机车才把列车牵引了上来……

▲隧道两侧渗出的泉水，会凝结成十多米宽的冰瀑，必须用铁镐刨碎。飞溅的冰屑划在脸上，当时不觉疼，过后就是一道道血痕。 本报记者许畅摄

这样的英雄壮举很少、很少。绝大多数时间里，他每天就是在风雪中进洞、出洞，刨冰、铲冰，在小屋里做饭、吃饭，等车、值守……

当其他人扛不过寂寞的消磨而放弃，他却将寂寞变成了习惯：天暖时，他就来到隧道口，把雪下杂乱的石头一块一块地垒起来，垒得整整齐齐；极寒时，他就在屋里一遍一遍地擦桌子，擦灶台，擦得锃亮照人；晚上实在无事可做，他就会看着墙上的挂钟，指针在"滴答"声中一圈一圈地走……

自从上了老松岭雪山，春节时领导多次给他排过别的班，他都悄悄地换回来。他说，年轻人更怕寂寞，还是让他们回家吧。

内向木讷的老赵，心中也有最深的牵挂，最柔软的亲情。因为，数百里外的家里，有贤惠的妻子，懂事的女儿，活泼的外孙。

还有放心不下的90岁的老父亲。每次进山前，老赵都要在家里的小黑板上写一句："爸，我去顶班了。"老人记忆力减退，会经常哭着找儿子，只要看到这块小黑板，就会安静下来……

秋天飘雪时上山，春天雪融时下山，一个值守工期就是半年。每当列车经过，他总会静静地伫立、凝望那流动的车窗。他说，看到那些一闪而过的旅客和一张张笑脸，也能感受到他们与亲人团聚的那种喜悦、幸福……

蔬菜只有上山时带来的土豆、干豆皮。每天，老赵简单炒一个菜，就能对付一天。桌前的镜子上，贴着一张全家福。吃饭时，他时不时抬起头，注视着照片上妻子、女儿，想象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聊着……

今年，是老赵在雪山独自度过的第十个春节。他说，过完这个春节，自己也快退休了，彻底告别相守十年的这座雪山、这些隧道……

夜晚的老松岭，除了风声，一片寂静。老赵说，有人要回家，就有人要守望。雪山守隧人的信念，是这么朴实。

夜深了，老赵出门送我们。风雪中，他握着我们的手，依依不舍。他说，好久没有跟人说过这么多话了。

林海雪原之上，银河横亘，繁星点点。无数平凡的星星，辉映成灿烂的星河。

越来越远，老赵的身影也越来越小。他依然站在小屋前、站在雪原上，不停地向我们挥手……

新华社长春2月11日电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河南省濮阳县西辛庄村支书李连成和他的座右铭

"作为村里"当家人"，要带吃苦的头，带吃亏的头，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只不过多办了一点事、多吃了一点亏，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认可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宋晓东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村委会门前一块石碑上，刻着这样九个红色大字。

这是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的座右铭。在做村支书的20多年里，李连成甘于吃亏、勇于吃苦，带领"一穷二白"的西辛庄发展成人均年收入近3万元的"全国文明村"。

"当干部就要给村民干点实事"

西辛庄村是豫北的一个贫穷闭塞的小村庄。过去，这里是白茫茫的盐碱地，只长茅草不打粮。李连成看到了蔬菜市场的前景，率先搞起了蔬菜大棚，成了全村"首富"。1991年，在群众的推举下，李连成当选为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

"当选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是一名党员，现在又是村干部，当干部就要给村民干点实事，带领全村人富起来。"琢磨了一夜，他决定从自己最拿手的大棚蔬菜做起。

李连成先把自己的两座大棚转让给两个贫困户，并对村民承诺，谁搞蔬菜大棚，我就帮他借钱、跑贷款，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在李连成的带动下，村民从观望到试试看，再到抢着上，两年时间全村建成了40座蔬菜大棚，西辛庄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生产专业村，仅种菜一项，全村就人均增收800多元。

"发展不能总走老路子。"看到蔬菜种植遍地开花，李连成提前思考村里的转型发展，他挨家挨户地动员，筹资21万元，以股份制形式建起了西辛庄第一家企业，生产再生纸，试生产的第一年，参股的每户净得红利12.7万元，开启了西辛庄的发展新路。

北上天津、辽宁，南下上海、江苏参观考察、招商引资……在李连成的带领下，西辛庄建起了电光源工业集聚区，入驻企业16家，其中台资企业4家，安置劳动力1.2万人，实现年产值10亿元，利税近亿元。

2017年，西辛庄村人均收入达29000元，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教育服务、解决就业养老问题。

今天的西辛庄村，有着宽敞的马路，整齐的居民住宅楼，繁华的商业街，齐全的饭店、宾馆、超市，美丽的绿化带。"谁到我们西辛庄都说像个城市似的，来了都不想走。"西辛庄村村民李志新自豪地说。

"群众拥护啥我干啥，不拥护的我坚决不干"

李连成说，西辛庄发展成功的经验，就五个字——听老百姓的。

"群众拥护啥我干啥，群众不拥护的我坚决不干，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西辛庄无论是上项目、搞规划还是修道路、装路灯，李连成都会带着"两委"干部到群众家征求意见，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由村干部私下拍板决定。

"村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群众辛辛苦苦挣来的，谁也没有权利乱花。"李连成最清楚，群众盼的是共同富裕，最反对的是干部多吃、多占。当支书的第一天，他就对全体村民立下誓言：不喝村里一盅酒，不吸村里一根烟，不乱花村里的一分钱。

在李连成当村支书的20多年里，西辛庄没有一分钱的招待费，村干部没有吃过群众一回请，全村没有出现一起上访告状的事情。

但是，在涉及村民的公益事业上，李连成特别大方：投资100多万元建起了全市一流的花园式小学和全镇第一家敬老院；建成了文化室、图书室；盖起了医院，购置了先进的医疗设备，解决了当地群众就医难题；这些年，他个人为村里困难户捐助超过20万元……

为了带动更多群众致富，李连成还将西辛庄村企业入股权和务工权向周边村子开放，到西辛庄村务工的外村外地人最多时达1.2万余人。

"当家人'要带吃苦的头，带吃亏的头"

"作为村里'当家人'，要带吃苦的头，带吃亏的头，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家里的事。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拥护你。"李连成说。

刚兴办纸厂时，村集体没有积累，银行贷款困难，村"两委"决定由大家共同入股。李连成自己率先入股，并向村里人承诺："赚了大家按股分红，办砸了我自己赔"。纸厂最红火时，李连成设法做通其他股东工作，把价值近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转让给了全村，让全村农户"家家是股东、户户有工人"。

在李连成的感召下，西辛庄干群关系融洽，人人干劲十足。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只不过多办了一点事、多吃了一点亏，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认可。"李连成表示，做一天村支书就要把群众的事办好，把西辛庄建设得更加美好，把西辛庄村的集体经济做强做大，带领村民一起奔小康。

新华社郑州2月11日电

不知冬春，只盯脚下

少有人注意的铁路三个工种

本报记者汪奥娜

春节将至，流动的列车每日送数以百万计的旅客踏上归途。面对如此大的客流量，铁路的平安与有序离不开幕后的护航者。记者走访了三个少有人注意的工种，他们在枯燥乏味的一隅尽职尽责。

扳道员：听惯了道岔碰撞的咔嚓声

还有6个月，60岁的陈晓明就要从马鞍山站退休了。春运40年，扳道40年，"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个工种。"陈晓明说，年轻的铁路人看到他的工作证都惊讶，扳道员是干啥的？

1978年，21岁的陈晓明被分配到马鞍山站从事扳道工作，服务乘客列车线路，也叫"正线"。那时的扳道主要还是靠人工，通过扳动道岔手柄改变道岔尖轨的位置，使列车驶入指定的股道。

说着简单，干着可不轻松。老陈说，接车的时候，先等值班员发出命令，一般长的线路需要三个扳道员在三个点一起作业。"一看二扳三确认"，这是老陈烂熟于心的口诀。扳动道岔旁的手柄，尖轨就通过联动装置移动到对应股道，看尖轨紧密地贴合轨道后，再为手柄插上插销。

三个人之间还要"要道还道"，就是互相确认指令中的股道与进路都已开通。因为隔得远，他们白天拿着红旗黄旗，夜里就拿着信号灯。"就是《红灯记》里用的那种，我家里还留着，发信号的动作现在都能编成广场舞，"老陈边说边笑。

春运期间，列车、临客增多，一天下来，两倍于平时的工作量，一大半的时间都得待在户外，碰到刮风下雪，帽檐上就会结起细细的冰溜子。每次扳道，道岔与道岔碰撞的咔嚓声最让老陈放心。"服务正线可不能出岔子，后果太严重了，所以再简单的动作也要用百倍的细心，"老陈说。

1994年，车站"6502改造"后启用了半自动化连锁设备，实现了自动扳道，老陈也就从"台前"走到"幕后"，虽然还是同样的工种，却换了"服务对象"。

每到春运时，他就更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等保障性物资集中到达，货物量比平时增多近两成。当满载煤炭的车辆顺着钢轨从高处溜下，带来的风中夹杂着煤灰，一天下来，他的头发、鼻孔满是煤灰，9平方米的扳道房更要进进出出多次。"最怕下雪，卡在钢轨的缝里，有时就差这一公分，落不下去槽。"老陈说，那要赶紧清理轨道。"计划就是命令，不能慢一秒。"

1958年建站的马鞍山站是宁芜线上的一个客货运车站，主要服务于马钢公司煤炭、钢铁等业务和周边地区几条专用线的运输工作，随着我国铁路的发展，这个60年未曾有过大变化的车站将迎来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改造。

作为宁芜电气化改造工程中的重要一环，通过改造，整个线路将由目前的单线变为双线，届时宁芜线的运输能力将翻上一番。

对于和老陈一样的12名扳道员来说，即将实施的电气化改造意味着他们的岗位也将告别历史舞台，或退休或转岗到行车、客运等岗位。老陈说，**听惯了道岔碰撞的咔嚓声，以后的生活里没了这些声音，可能还得花一段时间去适应。**

40年了，老陈经手的车没有出现过任何挤道、追尾事故，"自己很骄傲，但也知道，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行李员：一个星期三个生物钟

53岁的张进与47岁的王芳都是合肥客运段泰深车队广州车9班的列车行李员，夫妻同在一个岗位的还真不多见。他俩负责合肥到广州的K311/2次列车，在最末端，看管着旅客的托运行李。

下午1点20，合肥发车，张进当班。1点50，列队到餐车就餐。王芳吃完就开始在宿营车休息，晚上9点接过张进的班。然后换张进睡觉到早上7点，吃完早饭后，夫妻俩双班作业。因为在8点54分到达广州站前，需要清点运单票据，填写好行李货物装卸密度表，提前做好交接工作。

上午10点24分，广州站停车不到2小时后，开始返程。夫妻俩在行李车厢的不同区域挂上站点铭牌，便于各站点的装卸员摆放不同目的地的货物，然后再围上隔离红带，防止货物混淆。11点，张进值班，王芳休息，晚上8点半交班。

这是第一趟，紧接着夫妻俩还要跑第二趟，换王进上夜班。

跑四天，休四天。到了家又是正常的作息，一个星期三个生物钟。

记者见到王进的时候，他因为替同事值班，已经连续跑了6天。"不像年轻的时候，现在要睡一天一夜，才能解乏。"张进说。

虽然不直接跟乘客打交道，看管行李也是个技术活。碰上大站，停车十分钟，装卸的货物却有三四百件。好几个装卸工同时把货物放上车，行李员既要数件数，又要观察货物状态，需要瞬间发现并解决问题。

到站后，先是从车站行李员那里接过货单，"一件件核对票号与发到站显然不现实，所以先把总件数锁定，开车过后再仔细核对。"张进说，"大不压小，重不压轻，方不压圆，要留有防火通道。"除此之外，鲜活的、加冰的不能与干货放在一起，化学物品要跟食品分开，防止互相污染。

开车后，行李员就坐在3平方米的工作间内，通过小小的瞭望窗口，时时看着货仓内的动态。还要一小时巡检一次。工作时不能使用电子产品。

"枯燥无味，连窗外的风景都看了20多年，但也习惯了。"张进说。车厢晃动，持续性的噪音让人犯困，还容易饿，车上一顿的饭量能顶在家一天吃的量。

张进是段里有名的业务能手。每年，合肥客运段都有业务比武，考核内容涉及所有工种，根据电脑考试成绩评定星际，三星最高。

去年，泰深车队一共是476人，拿到三星的只有24人，张进就是其中之一，操作电脑还战战兢兢的他考了100分。

2月9日，上车的前一天，张进又失眠了，职业病。"默默无闻奉献的铁路人太多了，我俩是最平凡的。对旅客负责，对家庭负责，就好。"

车站派出所警员：孩子抱怨爸爸不回家

在群山环抱的大别山腹地，为保障合武客运专线30多公里的线路安全，合肥铁路公安处金寨车站派出所天堂寨警务室已经驻守了8年。

3名年龄不到30岁的大学生铁警守在这里。年龄最大的胡洋29岁，已经在天堂寨警务室待了5年，28岁的姜东工作两年，年龄最小的祝贺23岁，刚来两个多月。

天堂寨驻站警务区辖区30公里8个岗亭，听着好像不算长，但是在大山里，从一个隧道口的入口巡线绕到出口，要翻山越岭数十公里，一个来回将近100公里。胡洋说，山路不好走，汽车很难深入线路，摩托车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每次巡线需要几乎一天时间。

1月初，大别山区连降暴雪造成大雪封山，驻站点警务室已经停水五天。警务区的水都是山上水管送下来的，连降暴雪、天寒地冻，水管被冻住。驻站的三个小伙吃饭用水需要到附近村中的井水中去取。

井水比较珍贵，想了想，他们干脆用铁锨将屋外的积雪放进锅里，加热融化后，作为洗漱拖地等所需的日常生活用水。

一个小站，三名民警，除了巡查线路、进村入户宣传，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陪伴他们的除了大山，就是院子里养的几只鸡、一个八哥和自己建起来的小菜园。

天堂寨和墩义堂两个驻站警务区同属于合肥铁路公安处金寨站派出所，都在大别山深处。目前，10位年轻大学生民警驻扎在这里，平均年龄27.5岁，确保着76.488公里线路的安全。

与家人分离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苏州大学毕业后干了5年村官的宗青龙，为了圆自己的警察梦，穿上警服来了这里，同时也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分居两地。一次，宗青龙正在和远在老家江苏如皋的孩子连线视频，年仅三岁的女儿在电话里问他，**"为什么别人的爸爸下班都回家，我爸爸下班了总不回家呢？"**

何津超的妻子为了离他近一些，从河南开封老家考到商城县地方公安，又考到金寨县公安局，带着不到一岁的孩子来到了山区。虽在一地，小两口还是相隔40公里。

"列车的安全运行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胡洋说。

从2008年合武线开通以来，金寨所已连续实现3200余天的安全天，线路未发生任何案件，2017年还抓获5名公安部网上逃犯。